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二十九 三十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 溶

宋稗類鈔卷二十九

常熟潘永因編

報應第四十八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因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蹕起索筆自書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遽逞强陽瞰臣血氣之衰肆彼魘呵之厲信周祝靈魂於鳩

愬何晉亟雪魄於雒經倘合帝心誅既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弗發向空焚之火正熱函而此章為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為人所得傳誦於時

趙韓王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道士姜道元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勲臣奈何寃累不可避姜又叩曰寃者為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

其上但識牌末一火字而已道元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遘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即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或云普病見廷美坐於牀側與之忿爭而卒

唐路巖為相密奏臣下有罪應賜死皆令死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驗其實至巖賜死乃自罹其酷行刑之地乃楊收死所蓋收為巖所陷者盧相多遜貶朱崖知

開封府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内地至者無生還宜以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寛宥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欲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元豐六年王荆公改春州為陽春縣隷南恩州既改為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趙普以秦王廷美居西京非便諷李符上言安置房州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貶之符固枉做小人普亦忍矣哉

徐鉉竄邠州而卒其家挈喪歸葬道出一邑時索湘爲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故吏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爲學士時甞爲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贓名汚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爲帝所容君爲邑宰廟籍鄉版皆隷於君君爲吾謝之帝必難拒言訖不見湘感其誠乃爲禱謝柩舟過果無纖瀾夐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歛然而去以此知受贓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張尚書詠守成都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黄承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黄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承事云别無他長惟每歲收成時以錢三萬緡收糴米糧俟至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使兩吏掖

之而拜承事名兼濟其子孫青紫不絶云
夏英公素好術數凡陰陽山水之說無不收迨其薨於
洛中得善地以葬時其子龍圖安期以貴顯當開塋
域不自督促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其
故槨碑刻具在幹者以大事迫期遂諱不白而易之
取棺碑於旁近埋之既葬未幾龍圖死其婦挈家資
數萬改適其次子又得罪廢斥
沈遼叡達言嘉祐中其兄文通自越赴杭所經諸堰皆

集牛以運舟是時夏暑堰上露宿以俟之夜久人靜聞以行相呼云今吾輩有何生活答曰明日沈幾兒子過於越任杭州又云沈幾早有子知杭州乎嘆息不已使臣者審其聲甚椎重非人聲又深夜野次更無外人其言氣非流俗因熟察之乃堰數牛也張芸叟聞其事而言曰既以行呼豈非沈之親朋耶因果之說凡禄厚而無功澤於民者即轉生為象牛駝馬復以大力償衆人耳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竟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曰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汝抱大罪奈何興妄念於帝所夔叩首自列生平修謹雖微物不敢殺而況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汝弗察也其罪入均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嘗聞陳睦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州民有妾夏沉香者浣衣井傍其嫡子適

墮井其妻謂沉香擠之訟於州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掾攝治之既獄具即以才薦遂逐三掾而赦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葢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閑廟師邢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屢日

故滄州節度使朱信本銀夏部落以軍功起家織畜聚斂為時所鄙於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内造

邸舍日入會算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在不敢自專但厚利貸於富室其券詞有鍾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葢謂信一瞑目即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傍俟其出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其黨皆京師搖唇鼓舌游手無賴日有十數贊其嬉游則稱信陵孟嘗誇其用度則鄙石崇王愷諂佞互攻聾騃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至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於筵會有奉其

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以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已用過十餘萬及信葬畢籍其餘者比信時十去五六加以恣縱蕩費更踰於前以至鬻田園邸舍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絶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餓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聞之赫然怒具以上言舉餘財盡與弟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着其手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跡旅店乃

歷自來游從處求衣食往既數四皆有厭心遂於京師代獄卒搖鈴警夜聊足糊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賃藥者多假弄獅子猢猻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顏類尖薄克肖猢猻復委質於戲場韋頸跳擲不已旁觀者爲之汗顏而彼殊無怪也公佚之裔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唐盧坦字保衡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黄裳爲尹召坦諭曰某巨室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

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恐其不道以歸之於人也黄裳驚異其言

謝絳吴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唇舌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士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為諷所薦及龎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其詞籍誥末曰季孫行父之功吾不忘矣蓋指諷為四凶也論者益畏之未幾出守南陽疾亟自噬舌㖅

其血肉而卒聞者深鑒之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死一卒公當驗問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申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即爲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是遂顯清名不數年歷官清要其

孫道履皆以詞學為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

舊制沙門島黥卒溢額則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宥之意馬默知登州建白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本州牢城以廣好生之德神宗深然之著為定例後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罪人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溢額則糧不足且地狹難容寨主李慶一任至殺七百餘人

默以貸罪人事獲報生子純字子約紹興中為江

西漕時梁企道楊祖爲帥每强盜勑下貸命必配
潮州諭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子約云使其合
死則自正典刑以其罪止於流故赦其生猶或自
新既斷之後即平入爾倘如此與殺無罪之人何
以異乎二公由此不咸後以他事交愬於朝俱罷
去默字處厚仕至諫議大夫壽八十子約亦以大
中大夫致仕壽八十一而終
馮巨濟之父中年未得子母爲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貿

色殊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即避匿有沮喪之容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值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尚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綵蒙之帷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涓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為具舟載其資裝遣送是夕涓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慶流涓涓後生巨濟即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涓歷數其在太學

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逮至賜第則魁冠
天下果十三魁也
李士衡為館職使高麗一武臣為副高麗禮幣贈遺之
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
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濕漏至
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
船重必難免副使倉皇取載物投之海中不暇揀擇
約投及半風止船定既而檢點所投皆副使物士衡

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僧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為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為何如刁曰但打得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為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

過自不問也韶亦不自安後數歲害發背終日闔眼

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

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遂卒當韶

未病前涇原宰王直溫一夕忽夢奉天符令斷王韶

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般肥矬矮其吏宣判將韶決

脊杖配洪州覺而以韶名字問人或告以樞密使王

韶亦般肥矬矮直溫異之未幾聞韶罷樞密謫官洪

州發背而卒

大觀中有人於京師賣靴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焉詰之鋪翁云一官員携來修偰其後至可問有頃其人果來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相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葛蘩士人遂造蘩問何以為幽冥所重蘩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一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蘩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

觸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與以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至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長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縈在淨土境中葢其能以利人為急則日用無非利人之事矣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進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

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大理寺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務德滋本亦檜黨待之獨加禮澹菴深德

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灣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卒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可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征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扃棘闈無他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院

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覵夫婦一夕夢黄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覵前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榜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覵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雖首薦於舒亦竟不第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噍螯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絶魁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

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脱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擄獲士人及僧道輒俻别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婦女以獻者置别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擇配嫁之一日遇宴帳下諸人有譖之者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吉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耶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即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

盜賊牢獄屠沽釣獵中以救人如吉殆是耶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人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即飯蔬誦經有程課宮中呼為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事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為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尚食既諾之而反從中下石小嬪知之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即自

縊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閣門棺斂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於地視之則羣蛆蘗雜而穢氣不可近繼啟看經之衾香馥集人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為之戒也

章思文福唐人家世貧寠思文以鉤距心計致富初一武臣監秀州華亭縣鹽場贓污不法多受亭戶賄賂任思文以為肘臂約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方在任

欲匿其跡故受賂多寄思文所信之不疑也秩滿受代徃取思文盡乾沒不與武臣者不勝忿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鍾愛之而其子幼則多病治療之費竭産不恤年六七歲竟死思文慟悼恨不身代之也蓋棺之際痛不能捨復舉面幂撫之則其子面已變如向武臣之狀盛怒勃然懼而亟瘞之

衛仲達字子達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於庭下俟命有四人者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曰為

他試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
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
回樞衣吏諭意吏棒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
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
焉吏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横前兩皆有枓吏
舉其簿置東枓枓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
三人皆失色云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
惨沮有悔意須臾吏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

西北隅徹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柈柈亦壓地而東柈高舉向空大風欻起卷其紙敵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逵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

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
何益於事曰事之行止在君非臣也君言得用豈但
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薄頗多猶不失八
座勉之遂遣人導歸後位至吏部尚書
河南民家婦某元兵下江南婦被擄姑與夫行求數年
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於財情好甚洽視夫姑
若途人會有旨凡婦人被擄許夫贖取敢匿者死某
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

通遂號慟頓絶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矣

大德間荆南境内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居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内一人素愚八人者竊議虎若不得人烏得去因紿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於外虎即啣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

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神鬼第四十九

睢陽大内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宫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雩祀謝見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為年百五十久虛曠益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則多有異蟲或大於斗蛇猝為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絶也宣和末有

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凉於殿廡間至晡時候天尚未昏黑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内出即有衛從繽紛執紅綃金龍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黄衣如帝王狀胸間尚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户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納凉故妨其行蹤也乃以手兩指按其卧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

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
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
冀公王欽若淳化二年自懷州赴舉與西州武覃偕行
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於民家散僕尋之俄
見僕潤步而至驚悸言曰自此數里有一神祠見公
所乘馬弛韁宇下某徑至蕭屏有門吏約云令公適
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某竊窺見其中果有笙歌杯
盤之具覃急與僕同往見公已來將半酣矣詢之笑

而不答覃却到民家詣公會處乃裴晉公廟覃心異之登第後不數年為翰林學士使兩川回軺至襃城驛方憩於正寢將吏忽見導從自外而至中有一人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欣然接之因密謂公大用之期乃懐中出書一卷示公以富貴黙定之事言終而隠及公登庸出俸新圃田神祠為文記之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使有無窮求福人葢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今在衡州之耒

陽縣元豐初年旱䢖縣令禱之不應析而焚之主僧
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祠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
見之題詩於壁云波穿火透本無竒初見潮州刺史
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為山中雷雨誰
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
長孫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
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
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

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網必爲之倘不諾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爲可惴惴然不敢少懈也近世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其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

惑敌韋於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歎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福以饕餮於愚凾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於瀆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為一革之木居士既為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托以惑衆此尤可笑云余又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州有陳拾遺廟語訛為十

姨遂更廟貌為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
在苟僥得豚肩巵酒子昂且屈為婦人勉應之不辭
則新木居士亦奚為不可乎聞者絶倒
溫州有土地杜拾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
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拾姨為誰杜
拾遺也五髭鬚為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
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而我乃為十姨何
雌我耶大小孤山在江湖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

孤為姑小孤側有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故小姑廟像乃一婦人其額為聖母廟

西京龍門山在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廟中神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其居人云此乃豁口大王也

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

王為何人乃冉伯牛也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孔子絶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王一字而釋氏附會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顔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不可勝數

六一居士曰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兼顔柳為世所珍

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絶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憤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其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留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語舉子不能道也

洪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為三日給三日則改為二日他皆類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為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矣假須似真要得一箕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何如曰曾見人為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自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

陰府牒追君張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横
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眞牛頭
獄卒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懼不敢
歸今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矣假却成眞矣拜謝而
逝
舊傳荆州江亭柱間有詞云簾卷曲欄獨倚山展暮天
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
漉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黄魯直讀

之凄然曰似為余發也不知何人所作筆勢類女子
又淚眼不曾晴之句疑為鬼是夕夢女子曰我家豫
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
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悟曰此必吳城小龍女輩
也時建中靖國元年云至乾道六年吳明可帯守豫
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朱景父因孫來見得攝新建尉
值府中葺吳城龍王廟命之董役忽憶荆州詞以為
語意慣抑悽斷殆非龍宫嫺雅出塵之度為賦玉樓

春一闋書於女祠壁云玉階瓊室氷壺帳恁地水晶
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揚風淡蕩有時閒
把蘭舟放霧鬢霜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
琉璃千萬丈是夜夢旌幢羽葆儀衛甚盛傳言龍女
來謁宴飲寢昵如經一日夜言談瀟灑風儀穆然將
別謂朱曰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行游江湖為
我家壻妾實得奉箕帚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
吳城之念正爾不忘以故得禄多在豫章之分須君

官南海陽禄且盡當復諧佳偶言訖愴别而去既覺
亟書其事識之特未悟南海語耳後浸淫病瘠家人
疑其有祟挽使罷歸明年丁艱服闋調袁州分宜主
簿須次家居縣之士子昔從爲學者相率來謁因話
袁州風土偶及主簿廨前有南海王廟朱怳然自失
明日抱疾遂不起竟未嘗得至官凡兩攝職於豫章
所謂多得禄者如是而已意其初撰詞時方寸墮妄
境故契神女之夢豈黠鬼乘念託以爲奸者與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寺有寶塔極高峻四面層層點燈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為標的焉有海濱業戶某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採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於海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出海時先夢神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於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為諸鬼奪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明功德浩

大耳其妻因驚家貲入寺設燈顧次夕又夢夫來云

今得升一等矣

洪捣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為

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

逕松竹蕭然頗訝前是未覩行數武渐宅一所青衣

候門曰娘子待官人久矣衆與俱入主人延客啜茶

於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别來安否洪恍然曰娘

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遽忘妾耶洪諦視良久念姻戚

間無有而其貌頗類舊所狎妓漫曰子非某人乎婦
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今
乃不死豈而家紿我乎婦人笑曰妾果死矣曰死則
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
道故舊臨别謂洪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
此為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
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榛翳無跡不可
復辨矣其甥黄宗仁為洪撰墓誌不敢盡言但云公

遇異人告之將來世變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懷抱云又開禧中有一官人到部僦旅樓而居後樓亦一官人以妾自隨前樓人聽其言語歌聲宛然亡妾也心甚訝之一日俟其主出推窗呼之妾亦倚窗而望前樓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曰汝死久矣何為在此曰世間如我輩不少第不為人所覺耳前樓人見國事日非常懷杞憂因問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視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

矣至理宗時潮頭漸擊西興浙江亭遂爲沙漲之地
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旣笄遴擇佳壻久未有可意者
一日有陳察推者通謁與李有舊敘話甚款因言近
喪偶且及期矣言及歔欷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
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勝李女自青瑣間窺之竊謂
侍婢曰是人篤於情義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
亦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適强
仕瘠黑而多鬚容狀塵垢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

之每歎曰使其年貌稍稱吾女亦足壻矣女聞之竊謂傅姆曰女子托身惟擇所歸年之少長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頗識女意媒議他姻則嘿不樂父母恠之曰豈宿緣耶乃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其議屢格則女輙憂忿或愠不食父母憂之固請不得已乃委禽焉女喜甚既成婚伉儷和鳴撫二女如已出謂陳曰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宜緩也朝夕屢以為言且廣詢媒妁不半載而嫁其長女傾

貲奉之陳曰季女尚可二三年妻曰不然趣之尤力陳辭曰縱得壻今無以備奩具妻曰但求壻吾為營辦又數月亦受聘亟議嫁遣陳曰奈何妻忽謂陳曰君昔貯金五十星於小罌中埋牀下盡取用之豈於己女而有吝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葢陳實嘗埋金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責已塞今無餘事矣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量歡甚各大醉而寢翼旦寢覺

妻忽驚遽大叫曰此何所耶顧陳曰爾何人耶陳大驚疑其心疾媵侍輩圍守妻驚恐惶惑問曰我何為在此媵侍曰夫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俄其父母至撫慰之因歴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為擇配此人醜老可惡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其亡妻知之疑其繫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仳儷而改醮焉異哉

福州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木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悴生理窮寠每相報云去每州每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賴以充饑或數日不值枵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蒸父兄皆死惟幼子存一旦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他姓名令隨隊而行戒瞑目勿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

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地見僧振鈴呪食衆合掌畫入引楊生蔽身大樹之上時持食物出餽忽振鈴羣誦大悲呪楊少年時能之自墮異域已廢忘一聽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諷鬼不復相親會散掃跡楊徬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爲猱猕乃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來法席正其家也楊氏一門且疑且畏妻亦不敢深相認識經日驗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同行盡遭害楊偶先墮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脚行入一洞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爲鬼國母侍衛頗衆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脱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即分付小鬟爲治一室使爲夫婦約近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嘗有歘卒

持書至曰真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烟雲至一館宇優樂盤殽極爲豐潔主者占位而坐鬼母尊楊伏於桌幃戒以屏息勿動移時宴罷乃焚燒楮鏹漸次聞人哭聲審聽之葢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桌下出喚家人名皆以鬼物交口唾罵惟妻泣曰汝沒大海杳無消息當

時發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道場追
薦莫是別有強魂附托耶楊曰我元不曾死具道所
遇曲折方信為然鬼母在外招喚繼以怒罵然不能
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治幾歲顏狀始復
臨安府天慶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寓雲安堂
旦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禮甚虔至觀有小道士伏
暗中默聆其禱乃云虛靜年老單羈一身常恐一旦
數盡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為身後之

備志顧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蠟範爲小鋌俟其夕禱即遥擲其旁虛静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耳雖天道髙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竊求視其所獲請之既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即懷之疾走以示衆人相與笑其狂昧虛静從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蠟耳非我所獲者喧譊不置必欲訟之官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

則所廢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真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降仙之事人多疑為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托為仙語或云能致鬼之能文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觴為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剥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横數聲搖落江天月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人有請

仙問得失者賦詞云凄凉天氣凄凉院宇孫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黄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泮者或以鬼識之大書一詩云眼前清白誰知我口裏雌黄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翻雲或以功名為問答云朝經暮史無間日北嶺南轍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識也又董無益常記女仙三絶句云柳條金嫩不勝

鵶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寂小窻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林襯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辯者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辨八煞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恠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

新詞復請韻字指辯云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李知文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為淵聖在

天之靈爲之凄然又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將軍子弟因請紫姑神侯降焉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如平日真跡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令誰辨空自遊魂遍九州丞相秦閳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多有死者又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呪訣而所致皆女仙喜作詩嘗爲鄧氏婦女賦衣領及裙帶三絕句清婉可誦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色白香媒隨意作

真行新詩便是班昭戒勝却閒書坐右銘其二云時樣新裁段色衣不將絲線縷花枝憨憨只要詩仙句綉出分明一段奇裙帶詩云尺六腰圍柳樣輕娉娉嫋嫋最傾城羅裙新剪湘江水纔步金蓮襪底生時庭前桃正花或請賞詠應聲落筆云武陵溪上舊時花兩岸晴紅爛彩霞試問劉郎緣底事花開時節未還家其他所作聯句對皆機警敏捷了不符思而成又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子在其傍因

請詠手即書曰笑折夭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
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幕偷回雙舞
袖綠窻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
却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沈彦博詠纖手云曾見花梢棟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扶髩寶鑑重臨淡掃眉便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袖睹闌時香腮悶托聞嘶馬忙揭朱簾問阿誰又吳興周權選伯乾道五年知衢州
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名館生沈能邀紫姑神談未
來事多驗尤善屬文清新敏捷出人意表通判方榮

宴客𮌎郡借妓周適邀仙因求賦一詞往侑席指瓶內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名瑞鷴仙用捻字為韻意欲以險困之不思而𮌎云靚嬌紅細捻似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競栽接賞園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爕向曉來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潮頰雙歷姚黄國艷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插便引動狂蜂蝶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獻酬頻疊看相將紅藥翻階尚餘侍妾既成畧不加點又有召

箕仙賦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即賦一絶云袖裏
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窻雨欠
滴瀟瀟一兩聲可謂絶妙此必平生以詩名世者可
與八煞之詞類耳又客有降仙者心疑捧箕者自爲
之因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兎出
中山骨欲仙何人扶穎纏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塜豪
客曾同掃似椽窻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
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忽未然縱使人爲其速

亦不可及也

蜀中灌口二郎云是李冰第二子初封王號至徽宗改爲真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之云我向來封王有血食之奉今祭我以素食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爲王當有威靈相助魏公遂乞復其封每歳人户祭賽殺羊萬頭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因之得税又利路梓潼神極靈兩神若割據兩川然

廣德軍祠廣德王姓張名渤前漢吴興郡烏程縣横山

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顯靈鄉發跡役陰兵導河流欲
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王先時與夫
人李氏密期每餉至鳴皷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
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飡於皷爲烏啄而皷鳴
王以爲餉至至則無有逡巡夫人至鳴其皷王反不
至夫人遂覘至河所見王爲大豕驅役陰兵開河瀆
王見夫人未及變形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聖
瀆之功遂息逃於廣德縣西五里横山之頂居民思

之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由是歷漢唐五代以來凡有水旱災沴禱之無不應都人以王故呼冢曰烏羊

宋稗類鈔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三十

常熟潘永因編

怪異第五十

宋師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鑿土遇一壙得琉璃瓶瑩徹如新瓶中有大髑髏其長盈尺餅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入此亦異矣主帥復命瘞之

張文定公齊賢裔孫名虞卿者居西京伊陽縣水鎮得

古瓦瓶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其凍裂明日視之凡物有水者皆凍獨此瓶不然異之試注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瓶於篋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寶惜後為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厚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識其為何時物又天台陳達善淳熙中自監左藏庫出知開州得一銅銚濶徑咧三寸下列三足上有蓋其薄如紙或告之曰

投食物於中燃紙炬燎之少頃即熟陳試取猪石一
㪅使庖人如常法批切漬以鹽酒仍注水焉自持一
炬燎其腹俄聞鈋中汩汩有聲及炬盡舉葢石子已
糜熟自是每夙興必用此法具食乃出視事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在彛陵從乾徳泊舟於漢江野
岸中夕後聞語言歌笑男女老幼甚衆亦有交易評
議及呌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翼日問之
舟人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瞻皆曠野無復蹤路文

忠乃步於岸遠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詢之曰即古隋地也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摭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七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則加醢焉間數日用之尚有效後聞歸蔡元長家云

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有客寓宿福清紫薇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讙呼交易之聲儼如闤闠皆是淛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寺僧云一歲中凡數次如此謂之鬼市

余尚書靖慶歷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月盈之夕輙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竟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其聲

自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酉陽雜俎云京西持國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匠解之及入內迴匠白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余工也遂別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

慶歷中有客僧届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惡其行麄奪瓶擊庭前栢樹其瓶百碎酒凝著樹上如緑玉揺之不散客僧曰某嘗持般若經須傾此一杯即諷詠瀏亮乃將瓶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涓滴無遺今僧謂酒為般若湯葢因此也

仁宗朝江沔建州人以布衣游場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殊無聊忽一日支强屢欠伸猶不快偶持重物乃微快因漸取最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貴使門

外見大扁石試捧之舉甚易又游相國寺與衆書生倚殿柱觀倡優㓗陰抱殿柱柱即與礎離㓗以脚撥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欲去而不可㓗笑曰相戲耳為啓柱而脫之於是都下相傳㓗有神力或勸勉應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君得於中年益天所賛也㓗從之遂中第然官止殿直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每至此時則博綦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市人蔣家有十二鐘能應

時自鳴豈非古器之靈異乎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

煕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

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熙寧八年陳州大霜城内外數里間厚冰上有綾文隱起如鏤琢彷彿成攀枝孩兒好事者以墨塗而印之傳視親舊其枝葩婉妙與吳蜀所織爭工云郡守陳襄述古以上聞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

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賔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家奉佛甚篤因有此異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氷自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謂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芍藥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宣義郎萬延之錢塘人性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意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苕霅陂澤可為田者即市之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為氏至此足矣即營建大第為終焉之計家蓄一瓦缶蓋初赴選時遇都下銅禁嚴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頮面既覆缶出水而有餘水留缶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異之以為偶然明日用之則又成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缶水村

竹屋斷鴻翹鷺宛如畫圖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為

護什襲而藏遇凝寒時即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

有一同者其最詭異方上皇登極而致仕郎例遷一

秩萬遷宣德郎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辰親朋畢集

是日復大寒設缶當席既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

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

嘆異以為器出於陶範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

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窮其理者然萬氏自得缶之

後雖資用饒給其剩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亦繼入鬼録餘資為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旋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氷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

福州近郊幽嵓院資産甚盛有大麪床號千人麪床蔡君謨作帥因聖節宴犒遣人舁至使厨久之院僧禱護伽藍神云春會動無麪床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

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聞咄聲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嵓院每歳恃春會以贍衆願請㲣床歸給長住公頷之明日公庫半夜失㲣床公令問幽嵓果已還院郡人莫不異之

右班直張擇為父置棺鋸解之木内有泗州普照化王之形眉目衣坐皆具隱然如畫郭功甫為文以記其事

宣和間蘄州喻傳侯初為蘄春蔡氏壻登第六年婦家簇

蠶不繭緣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奕奕正黄厚薄如一若有邊幅然鄉人以為祥賦詩盈軸有一聯云園客有絲難比巧鮫人無杼自成綃稱為絶出

崇寧間漁人夜舉網鏡湖覺甚重強加挽拽竟不能舉名集同輩合力久而方升乃一大古鏡方五六尺厚五寸形模奇怪或持以鑑形於昏暗中腸胃肝鬲皆洞見之置之舟内欲明日賫詣越府貨於市忽鏗然

有聲光彩炫晃湖水如畫俄頃復躍於波心風激浪
湧移時始定
沈存中云予於譙亳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
鏑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
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畧無銲迹恐非可合也就使銲
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既因按抑
而響剛銅當破柔銅則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
工皆惘然不測

郢州漁人於漢水下網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畧無霑漬為土豪李孝源素奉佛寳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示之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

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隨波傾颭若欲倒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佛旣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來是裴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燬於火矣

後魏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浮圖災其年五月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

新海上之民咸見之俄而霧起浮圖遂隱

大溪山在廣州境山舊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帚至期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凹隙若鐫刻者急以墨刷其上覆紙印摸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驗葢南法之所出也

林靈素未遭遇時落魄不檢嘗從旗亭貰酒久不歸值

主人督之靈素計窘即舉手自捫其面則左頰已成枯骨髑髏餘半面如故謂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更捫右頰矣其人驚怖竟爲折券

華亭德藏寺鐘音極洪亮嘗見故老云初鑄時有匠者云此鐘未可便扣俟吾行至六十里乃擊之及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歎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怪哉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

葉數莁數日易以他水變趣愈竒盡春喧乃止又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竝蒂芙蓉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

徐州護戎陳皐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盂圓淨無雕鏤文盂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巵也陳用以貯水注硯因見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游泳可愛意為偶汲水得之不以為異也後取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復一魚泛然而起以手

取之終無形體可拘竟不知為何寶也時水曹趙子
立被旨開鑿呂梁之險辟陳督役目覩斯異因言頃
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為紙鎮
過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工歎息數四曰
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值也持歸幾年了
無他異其季子康不值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
一鯽躍出撥刺於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盂之類也
又契丹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黃龍契丹主新立名

與相見帝因以金盌魚盆爲獻金盌半猶是磁云是
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
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
鱗鬛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
之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
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邇終古未
嘗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骨浮水而至其骨長數十

里橫于兩溪如津梁然骨中有竅可容竝馬於是西
極之路始通其國課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
懼一旦枯朽摧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鮮于伯機乃翁云北方古寺中有大鐵鍋可作數百人
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曉起視之已破矣於鐵竅中
有蟲色皆紅凡數百枚猶有蠕動者鐵中生蟲亦前
所未聞也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奇圖山青水綠

河黄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後聞移置文廟中作

拜石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

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

宦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

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霑兢惕

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於没頂及出之舉體黑

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

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句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為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龜他所以其穴葬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亦官於朝徙居廣州蔚為士族人謂之龜葬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寳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

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亦難

哉

温州巨商張愿世為海賈往來數千里未嘗失利紹興

七年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經五六日得一

山修竹叟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篙棹之

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所當留宜

急回不可緩也船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將葬

魚腹仙翁幸垂教如何可達鄉閭翁指東南方果得

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客及崑崙奴望桅檣拊膺大呌可惜者不絶口既泊纜衆凝睇船内見一竹尚存爭欲買曰吾不論價願度其意必欲得試索二千緡衆齊聲答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願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尤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後立約約成願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復翻悔然我實不識是何寶物盍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伽山聚寶竹每立竹於巨浸中則諸

寶不采而聚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歷始嗟歎而付之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值其人亦黠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即取錢付駔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

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嘗言其始仕在八番時乘傳出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有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啓漫不省即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剌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

語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摇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遐方使有禄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如小屋大竟滚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摇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黄精也遇之者輒為其所啗云

方技第五十一

太祖時或請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徙

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

前苗疑之執其裾問爲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

明池黿也前二人吾祖吾父也今朝廷廣池將及吾

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領之即以表聞已而掘地得

黿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黿悉輦送他水聶心遠云

或謂物之靈無如黿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黿今

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反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

韓王普初罷隴西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次簾下看范魯公騎殿之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勛曰員外即富貴更强似此人何足歎羡將來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太宗萬幾之暇留心弈棋自製三勢一曰對面千里勢二曰天鷰獨飛勢三曰海底明珠勢一時近臣例以棋圖頒賜故王元之詩云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

暇翻碁勢對面千里為第一獨飛天鵞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侍近臣天機秘密逼鬼神所以紀其事也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於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于邸不容通謁王蹋踏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形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逺人神貌踈瘦舉

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諦視既退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顧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錢易字希白吳越王倧之子

晁文元公逈少聞方士之術言凡人耳有靈響曰有神

光其後聽於静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徹

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揺空三

曰秋蟬曳緒

張乖崖太平興國三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

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

風行舉順乾坤之徳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

以對偶韻失因黜之選胡旦為狀元公憤然毀裂儒

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摶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

仕志希夷善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為貴公卿一生辛苦譬如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容無奈唯賴子滅之然祿後年此地非棲憇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云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郤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翦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此征吳入蜀之驗也屢乞閒地朝

廷終不允因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張堯封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
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甚貴必享王封人初
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後以温
成皇后故屢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
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向文簡公父欲葬其母時開封府城外有地讖云綿綿
之崗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術者以穴在一

小民菜園中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民以向横訴於府尹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廢其菜次年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張九歌慶歴中居京師雖盛冬單衣燕王奇之常名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游故來别有小伎欲以悦王乃取羅重叠剪為蜂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為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竪後浮圖災王亦薨

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叅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叅政絳為翰林學士判羣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叅政早晚為相化成曰呂給事為叅政政如草屋上置鴟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憮然不測亦潛紀之既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化成漫浪之語促名而詢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

公愈笑其術之非既而聞御史蔡成禧入劄子言呂
叅政兄弟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産豪盛子弟中名湜
者少年俊爽負才氣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
析於狎游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因縛空室
絕其飲饌飢困瀕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
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隕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
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

國寺一相士以技顯其肆如市湜往訪之士曰君氣色極佳吾閱人無如君者當擢巍第即大書於壁曰今歲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鈎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携博具立於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以萬錢為率戲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筭取以歸邸又兩日復至相士肆士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

比魁選豈復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士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為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涑然盡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士曰既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大半迨庭策唱名徐鐸首魁湜為第六

邵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

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踶絶銜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踐馬嘗言天下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葢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行于世

徽宗在潛邸客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若來再三詰之乃告以實彥曰覆大王彥即令閉鋪六十日内望富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政和全盛日彥嘗以運數中微密告於上徽宗為作

石記埋宣和殿下

潘景字温叟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媿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令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彛孫妻孕十有四月而俱不產温叟視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於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皆有眉目狀昌令妻夢三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彛孫妻墮大蛇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謹妻年四十四而天癸不至温叟察其脉曰明年血潰

乃死至期果亡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謳歌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温叟治之疾稍平而婦人色加沮飲酒易怠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温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見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之遂能食如故其他所治若此者甚多

趙三翁者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顛人授道要於孫思邈至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為人噓呵按摩疾痛立愈倸

義郎頓公獳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艾而
翁來悉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窗放日光
下射使頓仰卧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日光炙
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復中如雷鳴下泄口鼻
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
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痾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
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
審虛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

又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七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亦其次也其術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寄縣隨門山道友席洞雲往獨紇嶺瀑水潭側登玩慕其清峭高爽即築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告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説多矣獨未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峯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

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聱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鉄腥錫蟲毒蟻聚散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壁巉巖鋭鋒峭岫拔刃攢鍔聳峉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用在要回環紆抱氣象明遂形勢寬閒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

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受其教居止遂寧翁亦不知所終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黄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飯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剋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

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令子殆其倫乎爲述是年春祀某乘馬從之馬至潭側忽大驚躍御勒不制即與其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

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鵪鶉為可賀也宏曰前日其家卧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耳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通在我可否之

閭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揣摩時事以售其說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而我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閫帥者日以殺人為事耶老師歎服

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直氐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客掘土二尺試取一塊嗅之枯燥索莫不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絶而為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

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遊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𠹭時或箕踞笑歌跃諧縱謔旁若無人衆目為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從城外過大閱之所戲抉

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衆曰後三年此間非國家所有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滅之兆也因嘻呼長歎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

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黙配逺行亦此字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翼日名至後苑令左右及宫嬪書字示之論説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縁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懐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座客甚多石詳視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書尊閤

緘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欲力謀遷動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著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產亦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為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賤室懐姙過月所以問耳石

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爲虵字今尊閤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後復拆字謂秦頭大重壓日無光忤相檜

死於戍

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金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析其字以右邉一點配木上即爲兀术不旬日果傳兀术南侵當趙秦廟謨不恊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踪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
宮人扇百柄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
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
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
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後居
候潮門內夏震微時嘗為殿巖饋酒於耿耿聞其聲
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後娶其女時郭棣為
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為三衙

扣為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為將官獨震方為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與三人結為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當此而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為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為殿巖虎亦叅馬跡皆列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有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為蘇課無驗凡為達官要人言俱無驗至為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見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為諛辭其不驗要不足怪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

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䰟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獘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辨治殽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嬲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

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僥子我幾忘之即狼狽走從舟中取藍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盡如晴夜月色瀲灔秋毫皆覩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復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絶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絶不可治死在明

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令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絶一臟絶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及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喜甚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漸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異疾不能食聞葷腥氣輒

嘔惟用一鐺旋煮湯沃淡飯數匕食之每用鐺亦須滌十餘次不然便覺腥穢不可近也食已鼻中必滴血一點懨懨瘦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載之史曰俗醫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在素問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名曰食掛蓋食不下脾瘀而成疾耳遂製藥服之三日覺肉香啖之無

所苦自此嗜食宿恙頓除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竟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尋逐道人已莫知所往矣公歎息曰某無意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復持此誤他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趙信公在維揚制閫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針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傍郡亟呼其徒治之乃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爲物氣所留竟不可出其徒倉皇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别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

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更嫁朱訓忽得疾如
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
其足外踝上至一茶久婦人醒曰患平矣每疾作
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忽爲
棘刺刺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來間乃得歸曹笑
曰適所刺者人邪穴也一作百邪穴
章叔恭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腑
臟無一不具錯金書穴名於孔旁每用以試醫外塗

黄蠟内實以汞俾醫以分析寸按穴校鍼中穴則鍼入而汞出稍差則鍼格而不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得之歸於内府

龎安常視孕婦難産曰兒雖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脱衣即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痛即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果有鍼痕

括之縉雲有業醫挾術頗精一日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北之人虐南人益有數若南人恃北勢以虐

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令使之得瘖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勿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逭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既覺惴惴然遂往廟中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酬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殂矣

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石分兩皆不遺一字或問此有何文理而可以記乎大均言茍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

紫霞翁精於琴曉音律有晝魚周大夫者善歌閤令寫譜叅訂雖一字之誤必隨證其非或叩之云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默誦如流翁笑曰君特未究此事耳其間義理更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

記之

賈師憲少年日嘗馳馬湖山小憩棲霞嶺忽有布裳道者瞪視曰官人可以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旣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李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明兼能望氣襄陽未破時元世祖命即

其軍中望氣行踰兩三舍即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氣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未幾果下襄陽

金壇郎王裕福唐人術數頗工常云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百甲子備位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令正行鬼後十八年復行天當有異人應時而出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故也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

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葢富貴人平日護持甚謹其致疾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饑飽勞佚之間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為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況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稟賦亦異以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病亦不可盡廢也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止用鴨嘴膽礬一味研細以釅醋

調灌即大吐去膠痰立差然膽礬難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熊膽善辟塵其試法以淨水一器塵羃其上投膽粟許則凝塵忽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薑粉些少時以銀箸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

宋稗類鈔卷三十